

孝經衍義

十七





孝經衍義卷五十七

天子之孝

崇聖學

漢武帝建元元年。以董仲舒爲江都相。治申韓
蘇張之言者。皆罷之。時仲舒對策曰。春秋大一
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
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無以持一統。
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爲諸不在六藝
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僻之



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天子善其對。丞相衛綰因奏所舉賢良。或治申韓蘄張之言。亂國政者。請皆罷。奏可。

臣按孔孟生春秋戰國。接堯舜禹湯文武之道統。此聖人之學。之所以明也。由不得在位。故其所採者淺。已至於暴秦。燔六籍。滅學者。天下之士。所習者法。所師者吏。而人主之所學者。刑人殺人之事。慘刻少恩之術也。本源之地如此。雖與之天下。固不

能一朝居矣。漢之爲漢。東西再有天下。孝文治幾刑措。原其所以不至唐虞三代之隆者。由其學之出於黃老故也。武帝卓然罷黜百家。表彰六經。其功顧亦偉矣。然未有以知而好之。好而樂之也。故申公名培之對曰。爲治者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汲黯之言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事乎。其所以勤求神仙妖妄之術。篤信方士怪迂之談。而晚年悔過。自

孝經衍義卷五十七
二
歎嚮時愚惑爲其所欺。則尊崇孔氏之初
心有未泯者也。光武投戈講藝。息馬論道。
然以赤伏符卽位。遂信用圖讖。多以決定
嫌疑。賈逵傳會文致。鄭康成道揚其波。別
證緯書。足成臆說。世主以此論學。儒者以
此解經。其失遠矣。尊師貴道。如漢明帝。一
時期門羽林之士。皆通孝經。而金人之夢。
惑於傳毅之言。佛法至自天竺也。此由漢
世訓詁之儒。未有見學問之本原。而從事

於支流餘裔。故雖人主自能通經。而於異
端之教。不知所屏絕。遂使佛法入中國。爲
萬世無窮之害也。然自永明以來。臣民雖
有習浮屠術者。而天子未之好。至桓帝始
篤好之。常躬自禱祠。又親祠老子於濯龍
宮。自此儒風寢衰。異端之學愈熾矣。或三
教混淆。或二氏雜進。或黜仙而佞佛。或毀
釋而崇道。此其相爲勝負。莫之紀極。而所
謂儒者。類皆辭章誦說。不能深明二氏之

孝經衍義卷五十一
三
非而依違可咎於其間。此所以千百年來
聖學之不絕如綫者也。非周張程朱之說
其誰歸歟。

唐太宗曰。梁武帝君臣惟談苦空。戎服以聽。此
深足爲戒。朕所好者。惟堯舜周孔之道。以爲如
鳥有翼。如魚有水。失之則死。不可暫無耳。

臣按唐太宗知屏釋老而尊周孔。鳥翼魚
水之喻。其於學也可謂知所本矣。唐承六
代之後。是時二氏之學方熾。而太宗之見

卓然如此。所以成貞觀之治也。

唐穆宗嘗問朕欲學經與史。何先。刑部侍郎薛
放曰。六經者。聖人之言。孔子所發明。天人之極
也。史記道成敗得失。亦足以鑒。然謬于是非。非
六經比。穆宗曰。吾聞學者白首不能通一經。安
得其要乎。對曰。論語六經之菁華也。孝經人倫
之本也。漢時論語首立於學宮。光武令虎賁士
皆習孝經。明皇親爲註訓。蓋人知孝慈。則氣感
和樂也。穆宗曰。聖人以孝爲至德要道。信然。

臣按薛放知尊經矣。六經之外。論語孝經並稱。可謂知要矣。論語固爲六經之菁華。然其雜記門弟子問答之語。若孝經則援之曾氏。實與一貫之旨相發明。要皆言其道之旣成。德之旣盛。推已及物。順人情。教天下之事。而其誠身事親之節目。則又散見於曲禮內。則諸書而夫子之意。固欲推其近且易者。以及於遠且大者焉。故聖人之學。約而易。摭也。明皇御注。已通行於後

代。亦可謂有勤經之功。臣獨疑夫鈞命訣援神契諸書。皆盛行於東漢之世。不知夫虎賁之所習者。其孔子之正經歟。抑緯書歟。故術不可不慎也。

宋程顥上疏曰。君道之大。在乎稽古正學。明善惡之歸。辨忠邪之分。曉然趨道之正。故在乎君志先定。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矣。所謂定志者。正心誠意。擇善而固執之也。夫義理不先盡。則多聽而易惑。志意不先定。則守善而或移。惟在

以聖人之訓爲必當從先王之治爲必可法不爲後世駁雜之政所牽制不爲流俗因循之論所遷惑自知極於明信道極於篤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必期致世如三代之隆而後已也然天下之事患常生於忽微而志亦戒乎漸習是故古之人君雖從容閒燕必有誦訓箴諫之臣左右前後無非正人所以成其德業伏願陛下禮命老臣賢儲不必勞以職事俾日親便座講論道義以輔養聖德又擇天下賢俊使得陪侍法

從朝夕延見開陳善道講磨治體以廣聽聞如此則聖知益明王猷允塞矣今四海靡靡日入偷薄末俗曉曉無復廉恥蓋亦朝廷尊德樂道之風未孚而篤誠忠厚之教尚鬱惟陛下稽聖人之訓法先王之治正心誠意體乾剛健而行之

曾鞏上言略曰陛下有更制變俗比迹唐虞之志則亦在乎正其本而已矣易曰正其本萬事理臣以爲正其本者在陛下得之於心而已臣

觀洪範所以和同天人之際使之無間而要其所以爲始者思也。大學所以誠意正心脩身治其家國天下而要其所以爲始者致其知也。古之聖人舜禹成湯文武未有不由學而成而傳說周公之輔其君未嘗不勉之以學。故曰念終始典於學。又曰學然後知不足。孔子亦曰吾學不厭。蓋知此者孔子之所以不能已也。夫能使事物之接於我者不能累其內所以治內也。言語之接於我者不能蔽其外所以應外也。有以治內此所以成德化有以應外此所以成法度也。德化法度旣成所以育萬物而和同天人之際也。

臣按程顥以明善固執繼王心誠意而言是爲卽物窮理真知其善之所在而求之必得真知惡之不可爲而去之必決也。曾鞏以大學之知配洪範之思者思曰睿所以致知睿作聖則知至矣。

程頤上宣仁皇后書略曰臣以爲今日至大至

急爲宗社生靈久長之計。惟是輔養上德而已。歷觀前古輔養幼主之道。莫備於周公。願陛下擴高世之見。以聖人之言爲必可信。先王之道爲必可行。勿狃滯於近規。勿遷惑於衆口。古人所謂周公豈欺我哉。周公作立政之書。言常伯常任。至於綴衣虎賁。以爲知恤茲者。鮮一篇之中。丁寧重復。惟在於一事而已。書又曰。僕臣正。厥后克正。又曰。后德惟臣。不德惟臣。又曰。替御僕從。罔非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

有不欽。是古人之意。人主跬步不可離正人也。蓋所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故能習與智長。化與心成。後世不復知此。以爲人主就學。所以涉書史。覽古今。不知涉書史。覽古今。乃一端爾。若止於如是。則能文宮人。可以備勸講。知書內侍。可以充輔道。何置官攝職。精求賢德哉。或又以爲主上天資至美。自無違道。此尤非至論。夫聖莫聖於舜。而禹臯陶未忘規戒。至曰無若丹朱。好慢遊。作傲虐。且舜之不慢遊傲虐。雖至愚亦

當知之。豈禹而不知乎。蓋處崇高之位。儆戒之道。不得不如是也。且人心豈有常哉。以唐太宗之英睿。躬歷艱難。力平禍亂。年亦長矣。始惡隋煬侈麗。毀其層觀廣殿。不六七年。復欲治乾陽殿。是人心果可常乎。所以聖賢雖明盛之際。不廢規戒。爲慮豈不深遠也哉。

臣按古之人君。以躬行心得者。教養人材。以德行道藝之人。克於列位。蓋交脩敦學。循環終始者也。故天下之賢才。旣在上者。

皆有以長養成就。出使治之。入使長之。而君德清明。君身強固。又正人君子所輔翼而成也。故誓御僕從。罔非正人者。成周盛時之事。不易然也。後世人才不及於古。而人主燕私之際。所與居者。俱使命而已。朝夕納誨之義。蓋難言之。則師保疑丞之官。固不可以不置。而左右近習之人。亦當慎簡者也。至於涉詩史。覽古今。雖爲一端。然而求多聞。學古訓。於是乎在。舍是亦無以

爲從入之途者。但熟復講貫。以知其義理。涵育薰陶。以養其德性。斯爲至要之事。切實之圖也。慢遊傲虐之戒。固戒懼慎獨之君子。不忘在心者也。苟聖未志於舜。而閑邪拂違之道。可少懈乎。聖學之所以成也。固非一術矣。

彭汝礪上言曰。臣聞昔者周成王卽位。始謀於廟。其言憂思深遠。慄慄悼懼。若方隕淵墜谷。所以求其人甚至。而羣臣進戒。乃反覆曲折。獨以

學問爲先務。其君臣可謂知本矣。是時周公畢公召公史佚。實在左右前後。伯禽唐叔。實相與周旋。而猶有管蔡之禍。周之不亡者。以此。唐太宗取名儒爲學士者十八人。如房元齡杜如晦之類。是也。番宿迭侍。相與論古今。考前王之成敗。雖燕閒飲食。皆與。於是在下之情。無不達。在上之失。無不得。二君卒爲周唐賢君。古今事不同體。當使內外左右朝夕。所以輔拂之者。咸備其要。則在擇人。苟非其人。猶不如不爲之愈也。

臣按人主盡道在脩身。脩身在正學。學之所以成始成終者。敬而已矣。見賓承祭之敬。易於勉。爾室屋漏之敬。易於忽。故大學中庸皆言必慎其獨也。人主之身。有臨御臣民之時。有深宮燕處之時。當其決斷萬幾。兢兢業業。所見皆正人。所論皆正事。淫心美色之屬。無由得至於前。馳驅戲渝之念。自然不萌於中矣。過此以往。出入起居之際。圖史足以自娛。箴銘足以自警。此古

人之所爲。疊疊也。然而左右僕御。亦必擇其人焉。蓋人主之所嚴憚。在師保。而所狎習。在近侍也。近侍之人。而皆有師保之德。行。則巧言令色。便僻側媚之態。所以惑亂聰明者。悉屏絕矣。對狎習之人。而有嚴憚之意。則出王游衍。無適而非昊天旦明之敬矣。漢唐之事。雖不足以語於古。然而侍中宿衛之官。參用士人。不盡鷄鵠。冠貝帶名侍中之屬也。學士番休迭宿。燕閒飲食皆容飾。

孝經衍義卷五十七
與則君臣之情日以款洽。非必進講之際始得展對也。古今事不同體。參稽於漢唐而慎重其選。必得其人。斯亦成就聖德之一也。

李薦上論略曰。天地之情。陰陽之理。吉凶之變。失得之故。備在乎易。而卦者時也。一治一亂。或美或惡。初不可齊。亂可使治。惡可使美。察理之變。爲時之主。惟君乃能之。臣願陛下學易。則體乾御坤。進陽退陰。觀道設教。運神合德。使天下

之時常爲泰而無至於否。常爲晉而無至於剝。天子之學易。固當如此。一國之事。繫諸侯之本。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美盛德。告成功者。皆在於詩。四始之名。各辨其實。不敢誣也。臣願陛下學詩。則爲政之大而無入於小雅。爲政以正而無淪於變雅。無若東周降爲國風。必使功德終美於頌。天子之學詩。固當如此。夫尊王正法。謹始善終。詳天地之裁祥。著君臣之美惡者。無尚於春秋。臣願陛下學春秋。則師治而戒亂。賞善

而罰罪。常爲知孔子者。無爲罪孔子者。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之世。其典謨訓誥誓命之文。百王之心迹。治亂之大略者。無尚於書。臣願陛下學書。則考稽古之得失。操制今之法令。皇步帝驟。王馳霸驚。一皆得之。陛下欲以正六職。以治六官。必也學夫周禮。然後百工允釐。庶績咸熙。魏乎其有成功矣。陛下欲以正其威儀。詳其辭令。必也學夫儀禮。然後五禮之合制。見於典章文物之間。六儀之中節。見於動容周旋之際。煥乎

其有文章矣。

臣按此言天子之經學也。求多聞所以建事師已。試以施當今。此經之所以適於用也。若夫石渠虎觀。五經同異。稱制臨決。猶未免爲章句之學。必如李廌所言。于易則以觀陰陽之消長。于詩則以觀風俗之正變。于書則以觀道法之升降。于春秋則以觀其賞善懲惡。于禮則以觀其體國經野。帝王治經之要。備於此矣。

羅從彥曰。人君讀經。則師其意。讀史。則師其迹。然讀經以尚書爲先。讀史以唐書爲首。蓋尚書論人主善惡爲多。唐書論朝廷變故最盛。

臣按危微精一之傳。肇於虞廷。孔孟言德。言性。言仁。言學。皆本源於虞夏商周之書。而論孟特發揮其蘊。貞觀政要。所載君臣求治之言。切於治體。故先儒以爲讀經史。當先此二者。

朱熹入對垂拱殿。其略曰。大學之道。本於格物。

格物者。窮理之謂也。謂之理。則無形而難知。謂之物。則有迹而易觀。必因物求理。使瞭然無毫髮之差。則應事自然無毫髮之謬。是以意誠心正而身修。家齊國治而天下平。勸講之臣。所以問於陛下者。不過記誦詞章之習。而陛下又不過求之老子釋氏之書。是以雖有生知之性。高世之行。而未嘗隨事以觀理。故天下之理。多所未察。未嘗卽理以應事。故天下之事。多所未明。是以舉措之間。動涉疑貳。聽納之際。未免蔽欺。

孝經衍義卷五十七
由不講乎大學之道。而溺心於淺近虛無之過也。願博訪真儒。知此道者。講而明之。則今日之務。所當爲者。不得不爲。所不當爲者。不得止。上爲之動容。

朱熹行宮便殿奏劄曰。蓋爲學之道。莫先於窮理。窮理之要。必在於讀書。讀書之法。莫貴於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則又在於居敬而持志。此不易之理也。夫天下之事。莫不有理。爲君臣者。有君臣之理。爲父子者。有父子之理。爲夫婦

爲兄弟。爲朋友。以至于出入起居。應事接物之際。亦莫不各有理焉。有以窮之。則自君臣之大。以至事物之微。莫不知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而亡纖芥之疑。善則從之。惡則去之。而無毫髮之累。此爲學所以莫先於窮理也。至論天下之理。則要渺精微。各有攸當。亘古亘今。不可移易。唯古之聖人。爲能盡之。而其所行所言。無不可爲天下後世不易之大法。其餘則順之者。爲君子而吉。背之者。爲小人而凶。吉之大者。則能保

四海而可以爲法。凶之甚者。則不能保其身而可以爲戒。是以粲然之跡。必然之効。蓋無不具於經訓史冊之中。欲窮天下之理。而不卽是而求之。則是正牆面而立爾。此窮理所以必在乎讀書也。若夫讀書。則其不好之者。固怠忽間斷而無所成矣。其好之者。又不免乎貪多而務廣。往往未啓其端。而遽已欲探其終。未究乎此。而忽已志在乎彼。是以雖復終日勤勞。不得休息。而意緒忽忽。常若有所奔趨追逐。而無從容涵

泳之樂。孔子所謂欲速則不達。孟子所謂進銳者退速。正謂此也。誠能鑒此。而有以反之。則心潛於一。久而不移。而所讀之書。文意接連。血脉通貫。自然漸漬浹洽。心與理會。而善之爲勸者深。惡之爲戒者切矣。此循序致精。所以爲讀書之法也。若夫致精之本。則在於心。而心之爲物。至虛至靈。神妙不測。常爲一身之主。以提萬事之綱。而不可有頃刻之不存者也。一不自覺。而馳騖飛揚。以徇物欲於軀殼之外。則一身無主。

萬事無綱。雖其俯仰顧盼之間。蓋已不自覺身
心之所在。而况能反覆聖言。參考事物。以求義
理至當之歸乎。孔子所謂君子不重則不威。學
則不固。孟子所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
已者。正謂此也。誠能嚴恭寅畏。常存此心。使其
終日儼然。不爲物欲之所侵亂。則以之讀書。以
之觀理。將無所往而不通。以之應事。以之接物。
將無所處而不當矣。此居敬持志。所以爲讀書
之本也。

朱熹戊申封事曰。論者又或以爲陛下深於佛
老之學。而得於識心見性之妙。於古先聖王之
道。蓋有不約而自合者。是以不悅於世儒之常
談死法。而於當世之務。則寧以管商一切功利
之說爲可取。臣以爲此非所以延盛德於日新
也。彼老子浮屠之說。固有疑於聖賢者矣。然其
實不同者。則此以性命爲真實。而彼以性命爲
空虛也。此以爲實。故所謂寂然不動者。萬理燦
然於其中。而民彝物則無一之不具。所謂感而

遂通天下之故。則必順其事。必循其法。而無一事之或差。彼以爲空。則徒知寂滅爲樂。而不知其爲實理之原。徒知應物見形。而不知其有真妄之別也。是以自吾之說而脩之。則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而治心脩身。齊家治國。無一事之非理由。彼之說。則其本末橫分。中外斷絕。雖有所謂朗徹靈通。虛靜明妙者。而無所救於滅理亂倫之罪。顛倒運用之失也。是以程顥常闢之曰。自謂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爲無不

周徧。而實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自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是爲正路之榛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與入道。嗚呼。此真可謂理到之言。惜乎其未有以聞於陛下者。使陛下過聽誑妄之說。而以爲真有合於聖人之道。至分治心治身治人。以爲三術。而以儒者之學爲最下。則臣竊爲陛下憂此之害於政事。而惜此說之布於來今也。

朱熹觀心說。或問佛者有觀心之說。然乎。曰。心

者。人之所以主乎身。一而不二者也。爲主而不爲客者也。命物而不命於物者也。故以心觀物。則物之理得。今復有物以反觀乎心。則是此心之外。復有一心。而能管乎此心也。然則所謂心者。爲一耶。爲二耶。爲主耶。爲賓耶。爲命物者耶。爲命於物者耶。此亦不待較而審其言之謬矣。或者曰。若子之言。則聖賢所謂精一。所謂操存。所謂盡心知性。存心養性。所謂見其參於前而倚於衡者。皆何謂哉。應之曰。此言相似而不同。

正苗莠朱紫之間。而學者之所當辨者也。夫謂人心之危者。人欲之萌也。道心之微者。天理之與也。心則一也。以正不正而異其名耳。惟精惟一。則居其正而審其差者也。緬其異而反其同者也。能如是。則信執其中。而無過不及之偏矣。非以道爲一心。人爲一心。而又有一心以精一之也。夫爲操而存者。非以彼操此而存之也。舍而亡者。非以彼舍此而亡之也。心而自操。則亡者存。舍而不操。則存者亡矣。然其操之也。亦曰

不使旦晝之所爲。得以梏亡其仁義之良心云爾。非塊然兀坐。以守其炯然不用之知覺。而謂之操存也。若盡心云者。則格物窮理。廓然貫通。而有以極夫心之所具之理也。存心云者。則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若前所謂精一操存之道也。故盡其心。而可以知性知天。以其體之不蔽。而有以究天理之自然也。存心而可以養性事天。以其體之不失。而有以順天理之自然也。是豈以心盡心。以心存心。如兩物之相持而不相舍。

哉。若參前倚衡云者。則爲忠信篤敬而發也。蓋曰。忠信篤敬。不忘乎心。則無所適而不見其在。是云爾。亦有以見夫心之謂也。且身在此而心參於前。身在輿而心倚於衡。是果何理也耶。大抵聖人之學。本心以窮理。而順理以應物。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其道平而通。其居廣而安。其理實而行自然。釋氏之學。以心求心。以心使心。如口齧口。如目視目。其機危而迫。其途險而塞。其理虛而其勢逆。蓋其言雖有若相似者。而其實

之不同。蓋如此也。然非審問明辯之君子。亦孰能無惑於斯耶。

朱熹又曰。人主以渺然之身。居深宮之中。其心之邪正。若不可得而窺者。而其符驗之著於外者。常若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而不可揜。然邪正之驗著於外者。莫先於家人。而次及於左右。然後有以達於朝廷。而及於天下焉。若宮闈之內。端莊齊肅。后妃有關雎之德。後宮無盛色之譏。貫魚順序。無一人敢恃私恩以亂典常。納賄賂。

蔽於老子浮屠之說。靜則徒以虛無寂滅爲樂。而不知有所謂實理之原。動則徒以應緣無碍爲達。而不知有所謂善惡之戒。是以日用之間。內外乖離。不相爲用。而反以害於政事。蓋所謂千聖相傳心法之要者。於是不復講矣。

臣按六經之文。天地之菁華也。四子之書。六經之菁華也。朱熹之言。四子之菁華也。熹生平立朝之日甚少。而致君堯舜之意。惓惓不忘。先後所上封事奏劄入對。及他

所著論所以成就君人者之德而格其非
心者。連篇累牘。不能悉載。而要歸於正心
誠意。致知格物。蓋其所以得之於已者。然
也。孝宗朝。以周必大薦。爲江西提刑。入奏
事。或要於路。曰。正心誠意之論。上所厭聞。
慎勿復言。熹曰。吾平生所學。只此數字。豈
可隱默以欺吾君乎。其亦以爲平生所學
者。之學也。舍是而言學。則爲辭章淺
近。學異端虛無之學而已。此固人之大

患。而人主爲之。其害又有不可勝言者。故
不憚言之重。詞之複也。由其道勤而行之。
緝熙單厥心。終始典於學。則熹固爲周公。
爲傳說。而宋帝亦爲殷高宗。周成王矣。惜
乎其知之。而不用。用之而不久也。

真德秀曰。三代聖王。以敬爲脩身立政之本。故
伊尹告太甲曰。嗣王祗厥身。念哉。又曰。欽厥止。
率乃祖攸行。周公之戒成王。一則曰。嚴恭寅畏。
天命自度。二則曰。治民祗懼。不敢荒寧。三則曰。

克自抑畏。四則曰：皇自敬德。而名公之誥一則曰：嗚呼！奈何弗敬。二則曰：王其疾敬德。三則曰：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四則曰：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伊尹、周召皆古聖賢，而所以啓迪其君如出一口。又考之書，昏迷不恭，侮慢自賢，禹之所以征有苗也。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啓之所以伐有扈也。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謂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武王之所以誅獨夫受也。蓋敬則爲堯舜，爲禹湯，爲文武。不敬則爲有苗，爲有扈。

爲獨夫受。聖狂之所由分，治亂之所由判，未有不出于此者。

又曰：惟學可以養此心，惟敬可以存此心。惟親近君子，可以維持此心。蓋義理之與物欲，相爲消長者也。篤志於學，則日與聖賢爲徒，而有自得之樂。持身以敬，則凜如神明在上，而無非僻之侵。親賢人，君子之時多，則規儆日聞，諂邪不得而惑。三者交致其力，則聖心湛然，如日之明，如水之清，義理爲之主，而物欲不能奪矣。

臣按敬字。是聖賢心法。然亦非空守此心而入於空虛寂滅也。所應乎外而接於物者。有書詩禮樂以涵養之。有正人端士以輔弼之。內自盡而外求助也。然惟心存此敬。則畏聖人之言。而詩書禮樂斯須不去於身矣。親賢遠佞。而天下之士。皆願立於其朝矣。與古之聖賢爲徒。而親當世之賢人君子。則其存此心者。愈以嚴密而純粹矣。故敬者。聖學之所以成治而成終也。

元許衡曰。凡人之情。敬慎於憂危。惰慢於暇豫。惟聖人不如此。堯舜只兢兢業業。無已時憂危。暇豫處之如一。一日二日萬幾。何得惰慢。程子謂惟慎。獨可以行王道。初未然之。徐而思之。不如此。不能行王道。蓋工夫有間斷故也。以唐太宗之英明。猶於此不能進。兩漢文帝光武。謹慎終身。然聖學不足以成就之。惜哉。

臣按許衡以工夫大無間斷。發明程子惟慎獨。可以行王道之語。此真成就聖學之要。

言也。學之消長。惟敬慎惰慢兩途而已。憂
危。則思深而慮遠。逸豫。則志滿而氣衰。所
緣以爲敬慎。惰慢者也。聖人所以處之。如
一者。得力在慎獨。所謂緝熙。所謂不已。方
可。言無間斷。蓋在一起念間。分敬肆矣。又
况始勤終怠。或作或輟者乎。唐太宗銳情
經術。與學士討論古今。自謂不學則不明
古道。而晚節行事多違。竟貽弗終之誚。其
治之不進於王道。亦以好學之心。荒於暇

豫也。漢孝文光武。謹慎終身。而聖德有遜
於古。以其所尚者。非正心誠意。致知格物
之學也。然則窮理乃所爲主敬也歟。

許衡又曰。人君不患出言之難。而患踐言之難。
知踐言之難。則其出言不容不慎矣。天下之大。
兆民之衆。事有萬變。日有萬幾。而人君以一身
一心酬酢。欲言之無失。豈易能哉。故有昔之所
言。而今日不記者。今之所命。而後日自違者。可
否異同。紛更變易。紀綱不得布。法度不得立。臣

下雖欲黽勉而無所持循。徒汨沒於瑣碎之中。卒於無補。况因之爲弊者。又日新月盛而不可道也。此無他。至難之地。不以難處而以易處之故也。苟從古者大學之道。以脩身爲本。凡一事之來。一言之發。必求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不牽於愛。不蔽於憎。不因於喜。不激於怒。虛心端意。熟思而審處之。雖有不中者。蓋鮮矣。柰何爲人上者。樂舒肆。爲人臣者。多容悅。容悅本爲私也。私心盛。則不畏人矣。舒肆本爲欲也。欲心熾。

則不畏天矣。以不畏天之心。與不畏人之心。感合無間。則所務者皆快心事耳。快心則口欲言而言。身欲動而動。又豈肯兢兢業業。以脩身爲本。一言一事。熟思而審處之乎。此人君踐言之難。所以又難於天下之人也。

又曰。人君處億兆之上。所操者。予奪進退賞罰。生殺之權。不幸見欺。以非爲是。以是爲非。其害可勝計耶。人君惟無喜怒也。有喜怒。則贊其喜。以市恩。鼓其怒。以張勢。人君惟無愛憎也。有愛

憎則假其愛以濟私。藉其憎以復怨。甚至本無喜也。誑之使喜。本無怒也。激之使怒。本無足愛也。強譽之使愛。本無可憎也。強短之使憎。若是則進者未必爲君子。退者未必爲小人。予之者或無功。而奪之者或有功也。以至賞之罰之。生之殺之。鮮有得其正者。人君不悟。日在欺中。方仗若曹。擿發細隱。以防天下之欺。欺而至此。欺尚可防耶。大抵人君以知人爲貴。以用人爲急。用得其人。則無事於防矣。既不出此。則所近者爭進之人耳。好利之人耳。無恥之人耳。彼挾詐用術。千蹊萬徑。以蠱君心。於此欲防其欺。雖堯舜不能也。

臣按先儒言國事之治忽。帝學之占也。生民之休戚。君道之表也。人主一言一行。一喜一怒。以視常人爲尤難。易曰。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中庸言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觀易中庸之

義可以知難矣。夫惟自克之道。則在於學。爲學之要。則在於窮理。喜怒愛憎。因乎物者也。卽物而窮其理。則其可愛可憎。可喜可怒之事。皆物之所當然。而不惑於所以然之故矣。於是惇典庸禮。命德討罪。一惟天理之公。而無人欲之私。內而非僻之心。不萌於暗室。屋漏。外而奸邪之人。無所行其險詖之術。國事之所以常治。生民之所以蒙休。豈不以是也哉。夫人之於一言一

行。一喜一怒。必能自克也。則其於學也。思過半矣。而况君人所係。尤如此之重哉。
以上崇聖學

孝經衍義卷五十八

天子之孝

崇聖學

講筵附

宋真宗咸平二年。初置翰林侍讀侍講學士。設直廬於秘閣。以呂文仲及楊徽之。夏侯嶠爲侍讀學士。邢昺爲侍講學士。更直名對。詢訪或至中夕。尋詔昺與杜鎮舒。雅孫奭等。校定周禮儀禮。公羊穀梁春秋傳。孝經論語爾雅義疏。

乾興元年。仁宗卽位。冬。初。御經筵。

仁宗景祐元年。春正月。置崇政殿說書。侍講學士。孫奭。年老乞外。因薦賈昌朝等自代。遂置說書。日輪二人祇候。昌朝誦說明白。帝多所質問。二年。春正月。作邇英延義二閣。孫奭嘗上無逸圖。帝命施於講讀閣。至是。又詔蔡襄寫無逸篇於閣屏。

慶曆二年。徵處士孫復爲國子監直講。

四年。春正月。帝復御經筵。自元昊反。罷進講。崇

政殿說書趙師民言。帝王治經。與品庶異。不獨玩空文。占古語也。今方外小有事。臣等卽不復進見。是以爲先王遺籍。可以講無事之朝。不足贊有爲之世。臣愚以爲過矣。又獻勸講箴。帝嘉納之。於是復命曾公亮等講讀經史。嘗謂公亮等曰。卿等宿儒博學。多所發明。朕雖盛暑。亦未嘗倦。但恐卿等勞爾。

臣按自漢世諸儒。講論五經同異。而尊優師傅。隆禮更老。親屈萬乘之尊。各極一時。

之盛。唐太宗明皇之世。亦選經術之士。更日迭直。則顏師古孔穎達之徒。爲註疏以羽翼聖經。斯亦人主之好尚。有以啓之矣。而於大人之學。明德新民止至善之大道。未之能發明。漢世雖有侍講之號。而未以講讀名官。開元十三年。置集賢院侍講學士。侍讀直學士。而經筵之名。亦未起也。宋太宗始用著作佐郎呂文仲爲侍讀。未有侍講也。延平初。始兼置侍讀侍講矣。慶曆

初。孫復以善春秋。徵爲國子直講矣。景祐中。始置崇政殿說書矣。然則真宗仁宗之際。尊經尚賢如此。所以開濂洛關閩之先。而基五星聚奎之祥者乎。趙師民之言善矣。臣愚亦以爲先王之遺經。戡亂致治之本事也。古史之成敗。卽今日之法戒也。旣嘗體玩於無事之時。尤當考究於有爲之日。誠非迂緩而不切于事情也。且經之言用兵者。不一而足。義文作易。需訟之後。卽

受以師。師言貞言健。言用丈人。勿用小人。離言王用出征。有嘉折首。而寬其醜類。而弧矢之利。蓋取諸睽。攸往夙吉。乃繫于解。以至謙豫二卦。皆利行師。則用兵之時。首宜講易者也。書斷自唐虞。而舜典卽載征苗之事。以至徇征甘誓。亦討不臣。而步伐止齊。干戈甲冑之屬。雖湯武仁義之師。所必戒慎。則用兵之時。何可以不講書也。詩文武之正小雅。則有天保采芣出車。杕杜。

宣王中興。則有六月采芣車攻吉日。江漢常武。所以訓討之嚴。慰勞之厚。有震驚之威。而無煩擾之苦。以至臨衝鉤援攻城之具。執訊獲醜。獻捷之禮。靡不畢備。則用兵之時。何可以不講詩也。春秋大一統。尊王室。而以征伐之權。假于方伯連帥。若召陵葵丘。河陽。首止。所以靖楚氛。而振諸姬者。於是乎在。用兵之時。何可以不講春秋乎。六官之典。大司馬之職。所掌者九伐之法。

也。進退有度。左右有局。軍容之所以整肅。受命于祖。受成于學。必執有罪而反也。則用兵之時。何可以不講禮乎。此固濟時救世之先圖。窮理格物之本務也。豈以區區元昊而足以阻帝學之勤敏乎。仁宗之復御經筵。如天之德。自強不息。不可及也。

嘉祐五年。右司諫趙抃上言。略曰。人主之御天下也。其聰明必欲廣。聰明廣。則禍福之鑒遠矣。其尊威必欲重。尊威重。則上下之理明矣。夫易

之吉凶。詩之美刺。禮之汙隆。樂之治亂。春秋之善惡。以至史漢之書。先代得失存亡。無不紀述。今經筵侍講者。講吉不講凶。講治不講亂。侍讀者。讀得不讀失。讀存不讀亡。非所以廣聰明之義也。望發德音。命經筵臣僚臨文講誦。無隱諱。至于吉凶治亂。得失存亡之所由兆。尤宜詳究。鋪陳之。使禍福之鑒日聞。宗廟社稷無窮之福也。

臣按吉凶治亂。得失存亡。乃天道人事。變

化云爲相爲倚伏者也。聖人著之於經。以昭法戒。使讀之者見聖君賢臣。嚴恭寅畏。係國又民之事。則肅然以敬。而其爲善之心。更無不實焉。見庸主邪臣。怠忽縱肆。誤國賊民之事。則惕然以懼。而不爲不善之心。更無不決焉。故鄭衛之詩可錄。而商臣莒僕之罪特書也。古人誠社之設。前車之鑒。方且以之檢束身心。防閑嗜欲。而何諱之與有。觀尚書之言。毋若罔朱傲。毋若商

王受。酣于酒德。則君之命臣。臣之告君。皆用是以相警動也。趙抃言宜詳究鋪陳其所由兆者。此不但隱避之不可。縱使講讀之際。懷情不盡。或少加回護之詞。亦未得爲忠直之士也。

英宗治平元年秋。詔日開經筵。時司馬光奏略曰。國家本設經筵。欲以發明道誼。裨益聖德。先帝時無事。嘗開講筵。近歲因聖體不安。遂於盛暑盛寒之時。權罷數月。今陛下始初清明。方宜

銳學問之時。而五日開講。八日已罷。臣恐議者以爲陛下非有意於求道。但欲循故事而已。羣臣非有意於明道。但欲塞職業而已。且陛下近增置諸宮教授。仍下詔戒勗宗室。使之向學。儻不以身先之。宗室安肯奉詔哉。臣以爲未宜遽罷從之。

臣按學問在純一。工夫忌間斷。故傳說言時敏。孔子言時習。周頌言日就月將。而子夏言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古人跬

步之頃。未嘗不與聖賢爲徒也。人主之尊。旣具韋布。惟經筵直講。君臣款洽。有從容論道之樂。於是而果有所得。循序漸進。不亟不徐。有欲罷不能之妙。誠非徒以循故事。塞職業而已。此司馬光所以進切直之言也。

哲宗元祐二年。平章軍國重事文彥博進尚書孝經解。奏曰。陛下間日御邇英閣。令講官講尚書文閣之南壁。張孝經圖。出入觀覽。有以見陛

下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以至德要道。孝治天下。今輒於尚書諸篇中。節錄十篇。及孝經諸章中。節錄六章。進上。以備禁中清閒之暇。研究義味。或時令講官節錄疏義。進入。上資聖德。稽古求治之意。

范祖禹進古文孝經說。奏曰。伏觀國史。章獻明肅太后嘗命侍讀宋綬。擇前代文字。可以資孝養。補政治者。以備仁宗觀覽。竊以聖人之行。莫先於孝。書先孝經。有古文。有今文。今文。卽唐明

皇所著十八章。古文。凡二十二章。由漢以來。唯孔安國馬融爲之傳。自餘諸儒多疑之。故學者罕習。仁宗朝。司馬光在館閣。爲古文註解一卷。表上之。竊考二書。雖不同者無幾。然古文實其正。故嘗妄以所見。又爲之說。非敢好異尚同。庶因聖言。少開省覽。

祖禹又乞置無逸。孝經圖。奏略曰。無逸者。周公之至戒。孝經者。孔子之大訓。昔仁宗皇帝初建邇英閣。卽書無逸於屏間。其後歲久而弊。又命

知制誥蔡襄書之。仁宗曰：朕不欲背聖人之言。乃置左方。又諭侍讀學士丁度：取孝經之天子孝治、聖治、廣要道四章，對爲右圖。命侍讀學士王洙書之。又命學士承旨王拱宸爲二圖序，亦命襄書之。仁宗尊崇經訓如此。陛下宜以爲法。
臣按宋世崇尚孝經。如司馬光、文彥博、范祖禹諸臣，皆宿儒名德。其進奏圖解，先後如出一人之見。而彥博欲令講官節錄疏義奏人。蓋孝德淵微，聖言弘遠，推之而愈

以無窮，測之而未可遽罄。固宜與五經四書並列講筵者也。

哲宗召王巖叟爲起居舍人。巖叟嘗侍邇英。司馬康講洪範，至「又用三德」，帝曰：「止此三德爲更有德。」蓋帝自臨御，淵默不言。巖叟喜聞之，因欲風諫。退而上疏曰：「三德者，人君之大本。得之則治，失之則亂，不可須臾去者也。臣請別而言之。夫明是非於朝廷之上，判忠邪於多士之間，不以順已而忘其惡，不以逆已而遺其善，私求不

御於所愛。公議不遷於所憎。竭誠盡節者。任之當勿貳。罔上盜寵者。棄之當勿疑。惜紀綱。謹法度。重典刑。戒姑息。此人主之正直也。遠聲色之好。絕盤遊之樂。勇於救天下之弊。果於斷天下之疑。邪說不能移。非道不能悅。此人主之剛德也。居萬乘之尊而不驕。享四海之富而不溢。聰明有餘。而處之若不足。俊傑並用。而求之如不及。虛心以訪道。屈已以從諫。懼若臨淵。怯若履薄。此人主之柔德也。三者足以盡天下之要在。陛下力行何如耳。

臣按王巖叟所論人主之三德。備矣。抑嘗以諸儒之言參考之。皇極者。立本者也。三德者。趨時者也。皇極建。則三德適時措之宜。而權出於上。皇極不建。則三德失時措之宜。而柄移於下矣。此新安陳櫟之說也。三德者。聖人之所以臨機制變。爲皇極之用。而權其輕重也。三德又用之得其宜。平安無事之世。則用正直以治之。強禦弗

考經衍義卷五十八
十
順之世。則用剛克以治之。和順之世。則用柔克以治之。此林氏之說也。平康者。治之以正直。如周官所謂刑平國用中典也。彊弗友者。治之以剛克。如周官所謂刑亂國用重典也。燮友者。治之以柔克。如周官所謂刑新國用輕典也。此臨川吳澄之說也。合而論之。正直者。聖人之經。而剛柔者。又人君之德。故洪範又言威福玉食三者。君不可以下移。臣不可以上僭。所操以用夫

來四三德者。惟恐失之於姑息。而有權勢下移。紀綱紊亂之患也。故慶賞刑威者。一剛一柔之道也。天命有德。因而命之。于是有章服之榮。車馬之錫。時柔而柔。是亦正直也。天討有罪。因而討之。於是乎刀鋸肆之市朝。甲兵陳諸原野。時剛而剛。是亦正直也。春秋自桓三年以後。不書王。以見魯桓之惡。天討所不赦。不施之以殘執之刑。而再三下聘。失天德矣。此謂太柔則廢者也。然

卷五十八
七

而三德之用。時措之宜。先之以教。而高明
沉潛者。化其氣質之偏矣。繼之以政。而彊
熒者。各安其分。而不至於頗僻僭忒矣。天
下之大。一惟以正直者治之而已。建極之
天子。可不念哉。

哲宗御邇英殿。講官進講三朝寶訓。時呂大防
見帝年益壯。日以進學爲急。請敕講讀官。取仁
宗邇英御書。解釋上之。寘於座右。又撫乾興以
來四十一事。足爲勸戒者。分上下篇。標目仁祖

聖學。使人主有欣慕不足之意。至是帝御邇英
閣。召宰執講讀官。讀三朝寶訓。至漢武帝籍南
山提封爲上林苑。仁宗曰。山澤之利。當與衆共
之。何用此也。丁度進口。臣事陛下二十年。每奉
德音。未始不及於憂勤。此蓋祖宗家法爾。大防
因推祖宗家法以進曰。自三代以後。唯本朝百
二十年。中外無事。蓋由祖宗所立家法最善。臣
請舉其略。因疏其事親。事長。治內。待外戚。尚儉
勤身。尚禮。寬仁。八法以進。且曰。至於虛已納諫。

不好畋獵。不尚玩好。不用玉器。不貴異味。此皆祖宗家法。所以致太平者。陛下不須遠法前代。但盡行家法。足以爲天下。帝深然之。

臣按理宗時。曹彥約奏言。臣待罪經幄。進讀三朝寶訓。竊以爲書之所載。爲目八十有八。而其矜喉管轄。特在於政體。聽斷。與夫孝德。仁慈。謙儉。五者而已。有太祖之學。故建隆開寶創業之治。度越漢唐。有太宗真宗之學。故太平淳化。與夫咸平景德守

文之治。比隆成康。光宗時。彭龜年亦曰。祖宗引對臣僚。莫如經筵最密。在太祖朝。非時召王昭素講說經書。在太宗朝。命呂文仲爲侍讀。多以日晚召見。及真宗嗣位。首置侍讀侍講。命邢昺楊徽之夏侯嶠爲之。常令昺宿祕閣。延訪或至中夕。自此遂爲故事。夜直率置常員。不特與究義理之微。亦欲藉之杜逸豫之隙。上下數千年。未有祖宗好學之篤者。陛下欲法祖宗。捨此宜

無大者也。合二臣之論觀之。宋世尊經重道。自太祖太宗真宗三朝已然。至於仁宗以趙元昊之叛。暫輟經筵。旋以趙師民之請而復御。可謂知大本矣。呂大防輟仁祖聖學一書。以繼三朝寶訓。推言祖宗家法。則以事親爲始。經曰。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如大防龜年彥約所進奏。以之叅贊經幄。輔翼孝治。抑亦程朱之亞歟。

程頤爲崇政殿說書。每進講。色甚莊。繼以諷諫。

聞帝在宮中。盥而避蟻。問有是乎。帝曰。然。誠恐傷之爾。頤曰。推此心以及四海。帝王之要道也。帝嘗憑檻。偶折柳枝。頤正色曰。方春時和。萬物發生。不當輕有所折。以傷天地之和。帝領之。論經筵第一劄子。自古人君守成而致盛治者。莫如周成王。成王之所以成德。由周公之輔養。昔者周公輔成王。幼而習之。所見必正事。所聞必正言。左右前後皆正人。故習與智長。化與心成。伏以皇帝陛下。春秋之富。雖睿聖之資。得於

天稟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所謂輔養之道在涵養薰陶而已。大率一日之中親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女之時少。則自然氣質變化。德器成就。欲乞朝廷慎選賢德之士。以侍勸講。講讀既罷。常留二人直日夜。則一人直宿。以備訪問。皇帝習讀之暇。游息之間。時於內殿召見。從容宴語。不獨漸摩道義。至於人情物態。稼穡艱難。積久自然通達。比之常在深宮之中。爲益豈不甚大。竊聞間日一開經筵。講讀數行。羣官列

侍。儼然而退。情意略不相接。如此而責輔養之功。不亦難乎。今主上幼冲。太皇太后慈愛。亦未敢便乞頻出。但時見講官。久則自然接熟。大抵與近習處。久熟則生褻慢。與賢士大夫處。久熟則生愛敬。此所以養成聖德。爲宗社生靈之福。天下之事。無急於此。

第二劄子。三代之時。人君必有師傅保之官。師道之教訓。傳傳其德義。保保其身體。後世作事無本。知而不知正君。知規過而不知養德。

傳德義之道固已疎矣。保身體之法復無聞焉。伏惟太皇太后陛下聰明睿哲超越前古。皇帝陛下春秋之富輔養之道當法先王。臣以爲輔德義者在乎防見聞之非節嗜欲之過。保身體者在乎適起居之宜存畏慎之心。臣欲乞皇帝左右扶持祇應宮人內臣並選年四十五已上厚重小心之人服用器玩皆須樸質一應華巧奢麗之物不得至於上前要在侈靡之物不接於目淺俗之言不入於耳及乞擇內臣十八

充經筵祇應以伺候皇帝起居凡動息必使經筵官知之有剪桐之戲則隨事箴規違持養之方則應時諫止調護聖躬莫過于此。

程頤請就崇政延和殿講讀。上疏曰。臣近言邇英漸熱只乞就崇政延和殿聞給事中顧臨以延和講讀爲不可。臣料臨之意不過謂講官不可坐於殿上以尊君爲說爾。臣不暇遠引只以本朝故事言之。太祖名王昭素講易真宗令崔頤正講尚書邢昺講春秋皆在殿上。當時仍是

坐講立講之儀只始於明肅太后之意此又祖宗尊儒重道之美盛豈獨子孫所當爲亦萬世帝王所當法也又曰天下重任惟宰相與經筵天下治亂係宰相君德成就責經筵

寧宗初卽位召知潭州朱熹爲煥章閣待制兼侍講先是黃裳爲嘉王府翊善上諭之曰嘉王進學皆卿之功裳謝曰若欲進德脩業追跡古先哲王則須尋天下第一等人上問爲誰裳以熹對彭龜年爲嘉王府直講因講魯莊公不能

制其母云母不可制當制其侍御僕從王問此誰之說對曰朱熹說也自後每講必問熹說如何至是趙汝愚首薦熹遂自知潭州召入經筵熹在道聞泰安朝禮尚缺近習已有用事者卽具奏云陛下嗣位之初方將一新庶政所宜愛惜名器若使侍門一開其弊不可復塞至於博延儒臣專意講學必求所以深得親懽者爲建極導民之本思所以大振朝綱者爲防微慮遠之圖不報且辭新命不許及入對首言乃者太

皇太后躬定大策。陛下寅紹丕圖。可謂處之以權。而庶幾不失其正。今反不能無疑於逆順之際。竊爲陛下憂之。猶有可諉者。亦曰陛下之心。前日未嘗有求位之計。今日未嘗忘思親之心。此則所以行權而不失其正之根本也。充未嘗求位之心。以盡負罪引慝之誠。充未嘗忘親之心。以致溫河定省之理。始終不越乎此。而大倫可正。大本可立矣。

臣按經筵直講。坐而論道。近於古之師保。

疑丞之職。孔孟大聖賢而不得居是任。故其開陳善導。不過因事敷陳。而格心之效。未有若伊傅周召之著也。程朱之學。直接孔孟之傳者也。蓋嘗居是任矣。程朱之言。非卽孔孟之言乎。以孔孟之言。而陳之於經筵。直講之日。其效亦不至伊傅周召者。何以然乎。夫惟用賢之不專且久也。知善其言而不能用其言也。哲宗以元祐元年四月召程頤爲崇政殿說書。而二年八月。

罷之矣。寧宗初卽位。未改元。卽召朱熹爲
煥章閣待制兼侍講。八月召。而閏十月內
批罷之矣。哲宗之用頤也。久於寧宗之用
熹。而元祐之政。亦過於慶元。其於薰陶涵
養。以成其德性者。要爲未深也。又况蜀朔
當時朝士。之紛紜並進。使熙豐小人得乘
分爲二黨。其隙。而去小人之難。又不如去君子之易
乎。又况甚之以道學之禁乎。臣讀紹興元
年。贈程頤直龍圖閣制詞。及寧宗召朱熹

爲侍講。詔可謂隆矣。贈頤之詞曰。周衰。聖
人之道不行。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
而求之。亦孰從而聽之。爾頤潛心大業。高
明之識。自得之學。可信不疑。而浮僞之徒。
自知學問文采不足。表見於世。乃竊借名
以自售。外示恬默。中實奔競。使天下之士。
聞其風而疾之。是重不幸焉。朕所以振耀
褒顯之者。以明上之所與。在此而不在彼
也。召熹之詞曰。朕初承大統。未暇他圖。首

開經闡。詳延學士。爾發六經之蘊。窮百氏之源。其在兩朝。未爲不用。至今四海。猶謂多奇。擢之次對之班。處以邇英之列。若程頤之在元祐。若尹焞之在紹興。副吾尊德樂義之誠。究爾正心誠意之說。豈惟慰滿於士望。直將增益於朕躬。非不知政化方行。師垣有賴。試望之於馮翊。不如置之本朝。漢成帝時。蕭望之自少府出爲左馮翊。後自馮翊爲御史大夫。詔賈誼於長沙。自當接以前席。文帝在宣室。問詛鬼神之事。不自知

其席之前也。慰茲渴想。望爾遄驅。如其未也。豈

非其有生不同時之恨。未見君子之思者哉。使高宗能推其褒顯程頤之心。而因其遺言而見之於行事。寧宗能永其始之名。熹之念而不爲小人所排抑。而緝熙終始。講求乎大人之學。其於齊家治國平天下。斯易易矣。

寧宗時。袁說友請舉行講學五事。一曰。經筵講讀。或有所未諭。則詳爲叩問。不以他事而輟講。

不以拂意而倦聞若止循故事略無議論雖積
歲累月必無益也二曰經筵之例承以退朝入
講坐朝甫畢聖躬豈無少勞經筵諸儒僅了講
讀不暇細繹辨論人主僅能論事不略叩問咨
益講讀虛文莫此爲甚願頒睿旨凡遇講日並
候退朝供膳已畢然後入講下則從容敷繹以
罄議論上則再三叩問以達未論則講讀之官
不徒設矣三曰竊聞經筵日卽見講春秋通鑑
三朝寶訓要宜增益一二經書輪以進講尚書

明治亂安危之本今祖訓典爲後世子孫之法
願增此二書以全講學之功四曰講官內宿
宗欲以召儒臣廣爲各問經論經理夜分乃寢
意蓋出此願講官直宿卽賜宣對學念旣專則
學力日進矣五曰古昔帝王自唐虞三代以下
於唐末正統之傳其君或善或否其治或得或
失無慮百數凡遇進講或講官宿直以古帝王
時取一君命講官著論一篇陛下觀其所論善
者爲法惡者爲戒集爲一帙嘗置左右或聖意

有所未諭。卽於經筵或夕召之時。再令元撰講官。詳細開說。不出數月。古之帝王。善否得失。盡在目中矣。

臣按窮理格物之學。惟能行之者。始能言之。故程朱之言尚矣。然講筵事體。累代舉行。其間或多作輟。或尚虛文。一歲之中。御講筵者無幾。一日之內。接賢士者片時。有所疑而不能辨析。有所問而未暇精詳。則雖以程朱之說。敷陳於前。亦未必聲入心

通。悠然理順也。至於前代帝王。善否得失。及邊防要務。則亦窮理格物之事。故取寧宗說友所疏。以備經筵事體。或有可採擇者。要亦程子三劄。及朱子前後奏對所已言者也。

真德秀進大學衍義劄子曰。臣聞聖人之道。有體有用。本之一身者。體也。達之天下者。用也。堯舜三王之爲治。六經語孟之爲教。不出乎此。而大學一書。由體而用。本末先後。尤明且備。故先

儒謂於今可見古人爲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蓋其所謂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者。體也。其所謂齊家治國平天下者。用也。人主之學。必以此爲據依。然後體用之全。可默識矣。

臣按理宗親政之初。召德秀爲戶部尚書。德秀因召對。卽以所輯大學衍義進呈。次日。後殿聚講。因諭德秀所進大學衍義一書。有補治道。朕朝夕觀覽。德秀拜謝而退。

亡何。德秀輪當進讀大學章句。又諭之曰。卿所進衍義之書。便合就今日進讀。德秀意前所進本已納禁中。必須令講筵所別寫。然後可以進讀。遂以未辦爲對。則見內侍捧元進第一第二帙已在前矣。理宗之好學如此。而此書之義。其於程朱涵養薰陶窮理讀書之言。條分縷析。旁引曲暢。有裨聖學。其效非細。及明臣丘濬廣其義類。補治國平天下之事。於是大學之綱領條

目悉具而累朝講筵必二書並進御焉

以上崇聖學 講筵附

人生致學收此而北書之義其微豈未聞其薰
識矣特林示其策一策二策三策四策五策六策
意而而致本已解其中心必於命精義而限
唯而致其義之書也合其今日致其義而
其而致其義而致其義而致其義而致其義而

